晚清上海租界外侨音乐活动述略之三

——上海开埠后来沪造访的各国军舰及当地驻军的音乐活动

宫宏宇

内容提要: 本文以上海为例，对 1843 年 11 月上海开埠后来沪造访的军舰及驻守上海的外国军队的音乐活动予以钩沉。旨在透过西文报刊、节目单、相片等一手文献，详析来沪各国军乐队的组成、表演的形式、所演奏的曲目及其所产生影响。此外，探构西式军乐队在晚清政局下寓华外侨文化生活中的作用也是本文的目的之一。

关 键 词: 上海; 租界; 来沪军舰; 当地驻军; 军乐; 音乐会

中图分类号: J6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4270(2017)01 -0093 -11

DOI: 10.19359/j.cn31 -1004/j.2017.01.003

晚清以降西洋军乐队之建制及军乐活动在华土的出现不仅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者关心的领域，也是中国近代史学者热衷探讨的话题。但目前所见的研究一般都聚焦晚清西式军乐队的起源、乐队编制、军乐在清末军事改革中的角色及西乐东渐上的历史意义。[①]有些研究者虽瞩目军乐队在寓华外侨社交娱乐生活中的功用，[②]但由于文献的欠缺，很少有学者论及鸦片战争后来华造访的各国军舰及驻华外军的音乐活动。事实上，早在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水师以及袁世凯前后编练的新建陆军与北洋常备军军乐队出现之前，已有众多列强军乐队在中国的港口及内陆城市出现。北洋水师、新建陆军与北洋常备军等虽皆具备规模不同的西式军乐队，但其奏乐场合、演奏曲目与实际功能皆不尽同于“五口通商”后来华造访的列强军舰及驻华外军的音乐活动。短期来华巡访军舰的军乐队或常驻华土外军的军乐队除了承担仪仗之职外，还参加当地外侨的各类音乐活动，并且都有意识地通过音乐来凸显本国的文化。本文即以上海为例，对 1843 年 11 月上海开埠后来沪造访的各国军舰及驻守上海的外国军队的音乐活动予以钩沉。旨在透过西文报刊、节目单、相片等一手文献，详析来沪各国军乐队的组成、表演的形式、所演奏的曲目。此外，探构西式军乐队在晚清政局下寓华外侨的文化生活中的作用也是本文的目的之一。

一、来上海造访的各国军舰及其音乐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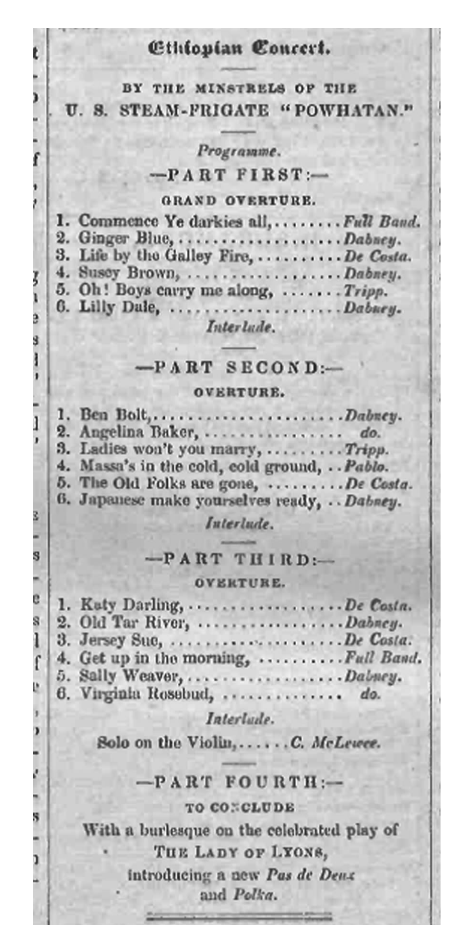
美国军舰与“黑面歌舞秀”——除当地外侨组织的业余剧社、爱乐社团外，来上海港造访的各国军舰所带来的喜剧团和军乐队也为上海开埠后早期的外侨音乐生活增添了色彩。此类音乐活动也可追溯至上海开埠之

收稿日期: 2016 -04 -22

作者简介: 宫宏宇(1963~)，男，宁波大学音乐学院兼职教授，新西兰国立尤尼坦理工学院高级讲师。

初。如 1855 年 5 月 19 日，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Matthew C. Perry，1794 ~ 1858) 率领的巡洋舰“波瓦坦”号(U. S. S. Powhatan) 在上海驻守期间，舰上的官兵就上岸与当地的外侨举办了一次有歌有舞的社交联欢活动，舰上的歌手和乐手在军乐队指挥查尔斯·麦克里维(Charles McLewee) 的带领下，献上了一场当时在美国极为流行的由白人装扮成黑人的“埃塞俄比亚音乐会”(Ethiopian Concert) (也称“黑面歌舞秀”，见下图) 。[③] 事实上，在来上海之前，该乐队已于 1854 年 3 月佩里第二次率舰队造访日本时演出过这场节目。其中除“黑人游吟歌手”表演(Negro Minstrel) 外，也包括麦克里维本人表演的小提琴独奏。[④] “波瓦坦”号舰队这次途经上海，军乐队只是将整台节目重新表演了一下。

“黑面歌舞秀”(Blackface，包括“黑人游吟歌手秀”Negro Minstrel Show) 是 19 世纪初期在美国南方白人社会兴起的一种结合了歌唱、舞蹈和喜剧表演的通俗性歌舞娱乐形式，19 世纪中期，特别是 1840 ~ 1870 年代，风行全美，还一度流传到英国。因演员以烧焦的树皮将面部涂黑，同时将嘴唇涂白，假装成种植场黑人来表演有歌有舞的滑稽剧所以称“黑面歌舞秀”。所用的乐器主要有提琴和源自非洲西部的斑鸠琴，再加上骨片和铃鼓。此歌舞形式对美国通俗音乐的发展影响巨大，美国通俗音乐作曲家斯蒂芬·福斯特(Steven Foster，1826 ~ 1864) 的很多歌曲都受这种音乐形式的影响。[⑤]



Ethiopian Concert.

BY THE MINSTRELS OF THE
U. S. STEAM-FRIGATE "POWHATAN."

Programme.

—PART FIRST:—

GRAND OVERTURE.

1. Commence Ye darkies all, ... *Full Band.*
2. Ginger Blue, ... *Dabney.*
3. Life by the Galley Fire, ... *De Costa.*
4. Susey Brown, ... *Dabney.*
5. Oh! Boys carry me along, ... *Tripp.*
6. Lilly Dale, ... *Dabney.*

Interlude.

—PART SECOND:—

OVERTURE.

1. Ben Bolt, ... *Dabney.*
2. Angelina Baker, ... *do.*
3. Ladies won't you marry, ... *Tripp.*
4. Massa's in the cold, cold ground, .. *Pablo.*
5. The Old Folks are gone, ... *De Costa.*
6. Japanese make yourselves ready, .. *Dabney.*

Interlude.

—PART THIRD:—

OVERTURE.

1. Katy Darling, ... *De Costa.*
2. Old Tar River, ... *Dabney.*
3. Jersey Sue, ... *De Costa.*
4. Get up in the morning, ... *Full Band.*
5. Sally Weaver, ... *Dabney.*
6. Virginia Rosebud, ... *do.*

Interlude.

Solo on the Violin, ... *C. McLewee.*

—PART FOURTH:—

TO CONCLUDE

With a burlesque on the celebrated play of
THE LADY OF LYONS,
introducing a new *Pas de Deux*
and *Polka.*



Dancing on board the U. S. S. F. "Powhatan" in entertainment of the Japaneses Commissioners, 1854.

来沪军舰与寓沪外侨演剧活动——除了单独举办歌舞音乐会外，早期来上海的美国军舰所带来的喜剧团和军乐队有时也为租界外侨剧社演剧活动和寓沪外侨社交舞会提供音乐伴奏。如 1853 年 5 月 5 日，由寓沪外侨组成的“百合剧社”（Lily Troupe）在上海租界内的“帝国剧院”上演英国剧作家吉尔伯特·贝克特（Gilbert Abbott À Beckett，1811～1856）的闹剧《暹罗双胞胎》（*Siamese Twins*）和理查德·巴特勒（Richard Butler，1775～1819）的《爱尔兰塾师》（*The Irish Tutor*）时，“令人惊叹的音乐”就是由游弋在黄浦江上的美国海军“萨斯凯哈纳”号舰（Susquehanna）的军乐队提供的。[6] 1876 年 2 月，上海外侨举办舞会时，伴舞的音乐就是由“美国小型护卫舰哈特福德号（U. S. S. Hartford）的非常棒的军乐队”提供的。[7]

英国舰队在上海停留时，其军乐队也时常为其侨民的演剧活动提供伴奏。如 1858 年 5 月英人业余剧社在上海“皇家剧院”上演英国剧作家约翰·库特尼（John Courtney，1804～1865）的两幕话剧《时间检验一切》（*Time Tries All*）、约瑟夫·考伊内（Joseph S. Coyne，1803～1868）的独幕闹剧《紧急的私事》（*Urgent Private Affairs*）和威廉姆·罗德斯（William B. Rhodes，1772～1826）的滑稽歌舞悲喜剧《伯姆巴斯蒂斯的愤怒》（*Bombastes Furioso*）时，时在上海的英国皇家海军“高飞者”号（H. M. S. Highflyer）军乐队为其奏乐。[8] 同一军乐队也为 1859 年 2 月 16 日晚上演的喜剧和闹剧奏乐。[9] 1860 年 3 月 15 日，上海业余剧人上演汤姆·泰勒（Tom Taylor，1817～1880）的三幕喜剧《流水依然深深流淌》（*Still Waters Run Deep*）和约翰·莫尔顿（John M. Morton，1811～1898）的独幕剧《可怜的皮里考第》（*Poor Pillicoddy*）时，为其提供伴奏的是英国皇家海军装甲“帝国号”巡洋舰（H. M. S. Imperious）的军乐队。[10]

德国军舰与欧洲作曲家的经典作品——为其侨民的演剧活动提供伴奏，英美军舰的军乐队并非例外，别国的军乐队也参加其所属国侨民的音乐活动，且有出色的表演。特别是来沪德国军舰所带来军乐队的演奏，一般都有上佳的表现。与英美军乐队不同的是，德国军乐队所提供的音乐节目不仅包括通俗的舞曲和进行曲，还不乏德奥作曲家的经典作品。如 1901 年 11 月寓沪德侨的音乐社团“德国音乐会”在共济会堂举办音乐会时，德国巡航舰“汉莎”（S. M. S. Hansha）号的军乐队也前来助兴。他们与寓沪的几位有名的业余乐手联袂推出了一台“最引人入胜的节目”。音乐会的节目不仅有莫扎特 1785 年为歌德诗谱曲的声乐曲《紫罗兰》（*Das Veilchen*）、贝多芬的《费德里奥》序曲，还包括了韦伯协奏曲的引子、舒曼的《梦幻曲》（*Träumerei*）、《荷花》（*Die Lotosblume*）、格里格《皮尔·金特组曲》中的《索尔维格之歌》（*Solveig's Song*）等。“汉莎”军乐队队长佛兰斯伯格（A. Flessburg）还在刚到上海不久的卡拉拉·舒曼（Clara Schumann，1819～1896）的学生盖斯纳尔（Frau D. Gessner）的钢琴伴奏下，演奏了比利时小提琴家、作曲家查尔斯·德贝里奥（Charles A. De Beriot，1802～1870）的技巧要求很高的《G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七号》（Violin Concerto No. 7 in G major）。[11] 在 1902 年 2 月举办的一场德国音乐会上，“汉莎”舰军乐队不仅演奏了德国作曲家罗伯特·沃尔克曼（Robert Volkmann，1815～1883）的《F 大调弦乐小夜曲第 2 号》（Op. 63），还与工部局管乐队一起演奏了德国作曲家、维也纳交响乐团创办人奥托·尼科莱（Otto Nicolai，1810～1849）的《温莎的风流娘儿们》（*Die Lustigen Weiber von Windsor*）序曲。[12] 1903 年 3 月，寓沪德侨在兰心大剧院举办德国音乐会时，德国巡洋舰“汉莎”号的军乐队又一次应邀演奏管弦乐选曲，在指挥佛兰斯伯格“娴熟的指挥下”，“汉莎”舰的四重奏乐队演奏了海顿的“广板”（Largo）、韦伯的

“回旋曲”(Rondo) ，史迪法若斯先生(Herr C. Stepharius) 先生演唱了威尔第《假面舞会》的一首咏叹调，以上提到的盖斯纳尔夫人(Mrs W. Gessner) 演奏了舒伯特的 C 大调钢琴幻想曲《流浪者》(*Wanderfantasie*) ，兰费耶尔夫人(Mrs Lanphier) 在上海圣三一教堂管风琴师凯洛浦藤(F. L. Crompton) 的钢琴伴奏下演唱了古诺《萨巴女王》(*La reine de Saba*) 选曲。[13]

来沪军舰为寓沪外侨演出——除了参加上海外侨的音乐活动、为业余剧社和音乐社团伴奏外，一些到上海港造访的外国军舰有时也为当地外侨演剧。早在 1857 年 10 月 8 日，美国海军圣雅辛托号(U. S. S. San Jacinto) 舰的“联合戏剧团”就在舰上为上海的侨民演出过三出有歌舞的滑稽闹剧。[14]

外国军舰水手们也为上海的民众的表演。据《申报》1876 年 10 月 24 日援引英文《字林西报》的消息，“水师提督已议定于每礼拜二、五饬阿达兰船上之水手四、五点钟时到工部局花园作乐，俾得共聆妙音云”。[15]

外国军舰经过上海，或在上海驻扎时，按照国际惯例也会邀请上海的公众到舰艇上参观。参观时，为壮军威和衬托气氛一般都有军乐手在甲板上演奏舞曲、进行曲。《北华捷报》1858 年 10 月 2 日的报道中就提到，1858 年 9 月 28 日，英国皇家海军“复仇者”号(H. M. S. Retribution) 在上海停留期间，船员在舰上就用隆重的礼乐招待上海外侨 “甲板的四分之一被改装成一个装饰典雅的圆形大厅，挂满了国旗和其他彩旗……管弦乐队就坐在台前。”[16]

来沪军舰与公益活动募捐——一些到上海港造访的外国军舰也举行音乐会为各类慈善或公益活动募捐。如 1881 年 1 月，英国军舰“遭遇者”号(H. M. S Encounter) 在沪停留时，舰上的军乐队在租界“戒酒堂”(Temperance Hall) 为“皇家亚特兰大”号(H. M. S. Atlanta) 遇难者的亲属举行募捐音乐会。[17]

外国军舰乐队不仅只是为本国遇难者举办音乐会募捐，有时也为中国灾民的救助活动献艺。如 1901 年 9 月 20 日晚寓沪德侨共济会在为长江中游沿江地区四十余县严重水灾举办的赈灾音乐会上，很多节目都是德国舰“汉莎”(H. I. G. M. S. Hansha) 号的军乐队提供的。与以往德国军乐队的演出一样，此次演奏的节目也不乏经典曲目，如音乐会开场曲奏的就是贝多芬创作于 1810 年的《艾格蒙特》序曲，独唱曲之后，“汉莎”舰队的弦乐四重奏组演奏了格里格《皮尔·金特组曲》中的《奥赛之死》(*Aase's Death*) ，法国作曲家、管风琴家莱奥·德利布(Léo Delibes，1836 ~ 1891) 芭蕾舞剧代表作《希尔维亚》(*Sylvia*) 第一幕的间奏曲《缓慢的华尔兹》与第三幕的《拨奏》两首选曲(Vase Lento & Pizzicato) ，最后以李斯特气势辉煌宏大的《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Hungarian Rhapsody No. 2 in C-sharp minor) 结束了整场演出。[18]

来上海为公益活动募捐的军乐队虽说大多来自列强各国，但自 1880 年代起，中国新建部队的军乐队也有在上海表演的记录。如李鸿章始创于 1880 年代初的北洋水师乐队就曾于 1883 年 10 月 17 日南下，25 日下午 4 点在上海租界的公共花园为黄河水灾难民募捐演出，受到《北华捷报》和《申报》通讯员的好评。[19]该乐队还于 11 月 3 日与 1879 年成立的上海工部局的公共乐队一起在上海的跑马会上轮番演出。值得注意的是，与工部局公共乐队演奏的纯西洋流行舞曲、序曲和进行曲相对照，李鸿章的乐队不仅演奏了德国军队进行曲、波尔卡舞曲、唐尼采蒂的歌剧选曲，还演奏了有中国特色的曲目，如该乐队指挥毕格尔(A. Bigel) 为唢呐曲而作的《中国幻想曲》和题为《天津回响》的华尔兹曲。[20]在来上海献技之前，中国水师乐班就有在天津为秋涝灾民“集赀以济赈款”而举办的音乐会上演奏八首乐曲的记录。[21]

来沪军舰与西乐之薪传——一驻扎在上

海的外国军队还有机会和教会学校学生军乐队队员互动。如 1900 年义和团动乱期间，负责保护法租界的法国海军兵士就曾经利用周日中午的休息时间，来土山湾教孤儿们“吹奏军乐”，“把西方最流行的音乐和最易学的乐器带给了土山湾的普通孩子们”。[22]

二、驻沪外军及其音乐活动

为寓沪外侨演剧活动伴奏——为上海外侨剧社演剧活动提供音乐的不仅有短期来访的外强海军军乐队，驻扎在上海租界的外国驻军军乐队有时也参与在沪外侨的业余演剧活动。英国第 67 步兵军团就是一例。该军团不仅有自己的军乐队，还有自己的业余剧社。在驻守上海的 23 年间（1862 ~ 1885），其乐队不但多次为长期活跃在上海租界舞台的英侨爱美剧社配乐，[23]其业余剧社也将一些流行的英国滑稽剧搬上舞台。如 1865 年 6 月 17 日，该剧社就将查尔斯·塞欧比（CharlesSelby，1802? ~ 1863）的独幕喜剧《还称不上是个完整的绅士》（*The Unfinished Gentleman*）搬上了舞台。[24]1864 年夏，67 步兵军团乐队甚至还和上海德侨的莱茵河乐队一起在外滩为上海公众举办过消夏音乐会。[25]

为上海公众表演德、意、法歌剧选曲——与来访的外国军舰一样，驻沪的外国驻军的军乐队也时常为上海的公众演奏。[26]如 1861 年 3 月，为防止太平军进攻法租界而留守在上海的法国第 101 军团军乐队就为上海的公众提供了至少三场音乐会。值得注意的是，该军乐队所演奏的曲目不仅仅是通常所见的旋律简单、节奏单一的舞曲和进行曲，更多的是歌剧选曲。他们所演奏的曲目虽然以选自当时流行的意大利和德国的歌剧为主，如唐尼采蒂（Gaetano Donizetti，1797 ~ 1848）1840 年首演的《宠妃》（*La Favorita*）、罗西尼（Gioachino Rossini，1792 ~ 1868）1816 年首演的喜歌剧《塞尔维亚的理发师》（*Il Barbiere di Siviglia*）、格鲁克（Christoph W. Von Gluck，1714 ~ 1781）1777 年首演的《阿尔米德》（*Armide*），但也有选自法国作曲家的，如奥伯（D. F. E. Auber，1782 ~ 1871）以及现在已不太为人所知的马瑟（F. M. V. Massé）[27]、鲍斯克（Georges Bousquet，1818 ~ 1854）等作曲家的作品。特别是前者，其《恶魔的一份》（*La Part du Diable*）序曲、《海第幻想曲》（*Haydee*）、《皇冠上的钻石》（*Les Diamants de la Couronne*）序曲、《波尔蒂奇的哑女》（*La Muette de Portici*）序曲等在三场音乐会中都被演奏。[28]1880 年 11 月，上海外侨“共济会所”举办娱乐活动时，邀请在上海的法国旗舰“忒弥斯”（Thémis）的军乐队参加。该乐队在共济会堂为上海外侨演奏的《浮士德》序曲、《塞尔维亚的理发师》选曲、《茶花女》随想曲、《白妇人幻想曲》（*Fantasie sur La Dame Blanche*）等不仅受到了《北华捷报》乐评人的赞扬，也为共济会所带来了经济上的收益。[29]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团的军乐队——从 1927 年到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一直驻扎在上海公共租界内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团的军乐队也为上海的音乐生活增添了色彩。该军乐队的编制相当健全，最多时由四十多位乐手组成，不仅有各类号手、鼓手、单簧管员和打击乐手，还有人负责乐器维修和音乐书谱管理。该军团从入华伊始就开始为上海公众举办音乐会，负责守护美国驻华领馆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乐队有时还在北京举办音乐会。如当时任军乐手的唐纳德·沃缫（Donald LeRoyVersaw，1921 ~ 2014）保存的以下节目单和照片所示，在北京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乐队不仅在 1940 年 6 月 20 日晚在辅仁大学举办专场军乐音乐会，还在 1941 年夏季在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举办户外音乐会。其演奏的乐曲也充分代表了美国的文化特色，音乐会由奏美国军乐作曲家约翰·菲利普·苏泽（John Philip Sousa，1854 ~ 1932）著

名的军队进行曲《星条旗永不落》(*Stars and Stripes Forever*)开始,中间演奏序曲、民间歌曲、轻歌剧选曲、进行曲、圆舞曲及美国爵士乐曲,最后以美国词曲作家欧文·柏林(Irving Berlin,1888~1989)的爱国歌《上帝佑我美利坚》(*God Bless America*)结束。[30]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BAND CONCERT

by the

AMERICAN MARINE BAND

Thursday, June 20th, 1940.

7:00 P. M. (Summer Time)

PROGRAM

1. March…………"STARS AND STRIPES FOREVER"…………Sousa
2. Overture…………"THE GOLDEN DRAGON"…………King
   Dedicated to the Dragon Festival
3. (a)…………"SONGS MY MOTHER TAUGHT ME"…………Dvorak
   Gipsy Melody
   (b)…………"LONDONDERRY AIR"…………arr. by Lake
   Danny Boy
   Played by Musician Milton H. Cooper
4. Selection…………"THE CHOCOLATE SOLDIER"…………Straus
5. Waltz…………"BLUE DANUBE"…………Strauss
6. March…………"OLD COMRADES"…………Tieke

INTERMISSION

(15 Minutes)

7. March…………"OUR GLORIOUS FLAG"…………Rosenkrans
8. …………"SLAVONIC RHAPSODY"…………Friedmann
9. …………"RHYTHMOODS"…………Ellington
   Real American Swing
10. Grand Selection…"SONGS FROM THE OLD FOLKS"…………arr. by Lake
   American Folks Songs
11. …………"GOD BLESS AMERICA"…………Berlin

Courtesy of Colonel A. H. Turn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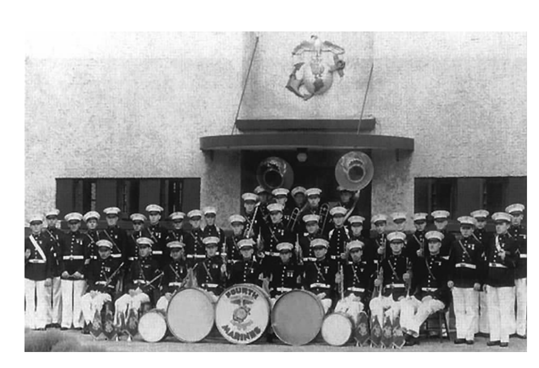
参加租界的日常宗教仪典活动——驻扎在上海的外国军队军乐队也不时参加当地教堂举办的宗教和纪念活动。如 1855 年 2 月 25 日,董家渡天主教大堂内举行谢天主大弥撒礼仪时,在场的就有为保护法国侨民不受太平军侵害而驻沪的法国"贞德"号舰队司令及其参谋部全体成员。这些法军官兵与教堂的全体信众一起做弥撒做完后,"紧接着唱了'我侪赞颂天主'的感谢颂"。同年 3 月 15 日,在为 1 月 6 日攻城战役中与小刀会交战中阵亡的法军将士举行的追悼仪式上,"贞德"号的军乐队又到场为之奏乐。据当时在场的维克多·费都尔神父(Victor Vuillaume,1818~1862)事后回忆,当隆重的安息弥撒和追思礼毕后出堂时,"圣咏的歌声和高唱着的中国经文声此起彼伏,启应不绝"。[31]

与专门为外侨举办的音乐会不同,驻扎在上海的外国军队所演奏的宗教仪式性音乐并不只有租界的外侨社团可以欣赏到,中国的信众也得以耳闻目睹。有时,外国军乐的铜管乐队和中国儿童的唱诗班还会在同一场合出现。如 1861 年与 1862 年,数千名上海本地的教友和驻扎在董家渡地区的法国部队在主教大堂为欢度复活节举办主教大礼弥撒:

> 在举扬圣体时,好天主备受百般赞颂,声调虽不甚和谐,却是异口同声。举扬圣体的铃声一响,成千上万的中国教友俯伏在地,敬拜至圣圣体,口中嗡嗡低声诵念他们美妙的经文。与此同时,我们士兵们的铜鼓喇叭霍然而起,中国保卫团的炮兵鸣放礼炮二十一响,数以千计的中国鞭炮同时燃放,似欲与空间大炮声相媲美……在如此雄伟的轰隆声中,我们中国儿童唱经班悦耳清脆的高音开始歌唱"称颂赞扬达味之子万岁"。[32]

上海基督教的礼拜仪式也一样用到军乐。如 1866 年 5 月 24 日基督教上海圣三一教堂举行奠基典礼时,上海外侨义勇队、海员、水手、军乐队和所有重要的居民都统统出席,"军乐队奏着庄重的音乐"。[33]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军团在上海驻扎期间，有自己的“置有冷气”的教堂。从以下的节目单及有关剪报可以看出，该军团每星期天礼拜时，其军乐队不仅奏“高尚音乐”，有时还将音乐会作为星期天礼拜仪式的一部分。更有意思的是，教堂虽是美军团独有的，但礼拜仪式却“欢迎华人……免费入座”，只不过提醒华人听众“举行讲经节目时请勿鼓掌……在讲经或奏乐时请勿离座”。军乐队演奏的音乐曲目中，尽管不乏传统的基督教赞美诗和其他宗教作品，如罗西尼的《圣母悼歌》(*Stabat Mater*) 选曲，但也不乏世俗娱乐的曲目，如舒曼《童年情景》中的《梦幻曲》、马斯卡尼(Pietro Mascani，1863 ~ 1945) 《乡村骑士》(*Cavalleria Rusticana*) 的间奏曲(Intermezzo) 、冯·苏佩(Franz von Suppé，1819 ~ 1895) 的《诗人与农夫序曲》(*Poetand Peasant*) 、蓬吉耶利(Amilcare Ponchielli，1834 ~ 1886) 的《时光之舞》(Dance of the Hours) 、魏特(Albert J. Weidt，1866 ~ 1945) 的《金色的记忆》(*Golden Memories*) 、坎特尔贝(Albert Ketelbey，1875 ~ 1959) 的《在埃及神奇的国土上》(*In the Mystic Land of Egypt*) 、菲比赫(Zdeněk Fibich，1850 ~ 1900) 的《诗篇》(Poem) 等，音乐会结束时当然更不会忘记奏美国国歌。[31]



在上海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军团军乐队(1940 年)

GRAND THEATRE
(AIR—COOLED.)
SUNDAY MORNING, JULY, 12, 1936 TEN O'CLOCK

寶貴聖道　高尚音樂　舉行講經節目時請勿鼓掌

歡迎華人　免費入座　在講經或奏樂時請勿離座

GRAND THEATRE
EVERY SUNDAY MORNING
TEN O'CLOCK

FOURTH MARINES PROGRAM
Open to Everyone in Shanghai
Every Sunday Morning at Ten
COMBINED HARMONICA BANDS OF SHANGHAI (75) and
THE FOURTH MARINES BAND—MARIE PAVLO—Soprano
Dr. Emory Luccock
"Why I am Not a Christian."

本院置有冷氣

Cornet Solo Heard At Marine Church

Featured in the services at the U.S. Fourth Marines Church held in the Grand Theater yesterday morning was a cornet solo by Corporal George Francis. Cpl. Francis played the number, "A Dream" by Bartlett. He was accompanied by the Marine Band.

The worship services were formally opened at 10 a.m. with the Band playing the Prelude, "Traumerei" by Schumann. "Golden Memories" by Weidt was heard as the Offert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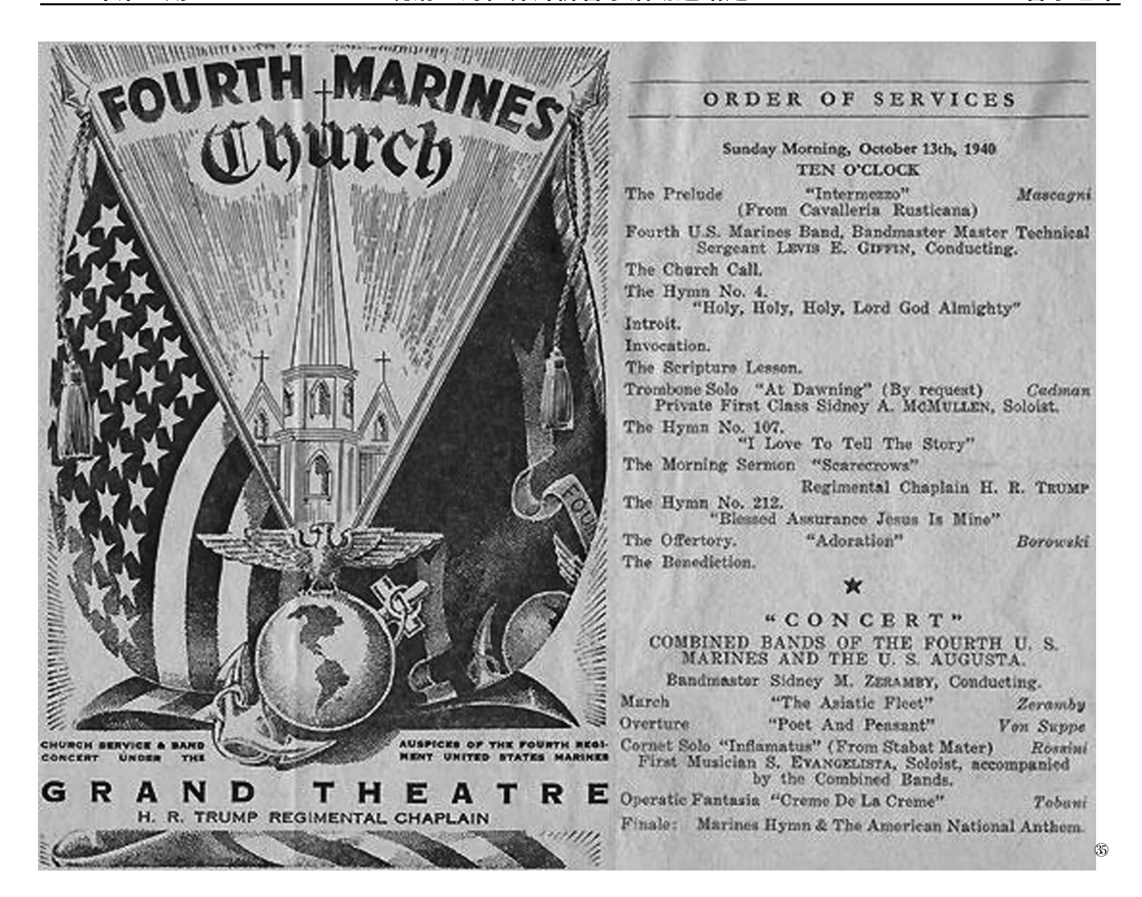
The concert by the Marine Band, which followed divine worship services, was under the baton of Master Technical Sergeant August Olaguez who has just joined this organization from the American Embassy Guard Band of Peking, China.

The band opened their part of the morning's program with the March "World Events" by Zamecnik followed by the descriptive number, "In The Mystic Land Of Egypt" by Ketelbey. The two selections, "Poem" by Fibich and the "Dance Of The Hours" by Ponchielli, were also heard.

Anthem Played

The Marines' Hymn and the American National Anthem brought the morning's program to a close.

Regimental Chaplain H. R. Trump preached on the theme, "How To Find Happiness."


FOURTH MARINES
Church

CHURCH SERVICE & BAND CONCERT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FOURTH REGIMENT UNITED STATES MARINES

GRAND THEATRE

H. R. TRUMP REGIMENTAL CHAPLAIN

ORDER OF SERVICES

Sunday Morning, October 13th, 1940
TEN O'CLOCK

The Prelude "Intermezzo" (From Cavalleria Rusticana) *Mascagni*

Fourth U.S. Marines Band, Bandmaster Master Technical Sergeant LEVIS E. GIFFIN, Conducting.

The Church Call.

The Hymn No. 4. "Holy, Holy, Holy, Lord God Almighty"

Introit.

Invocation.

The Scripture Lesson.

Trombone Solo "At Dawning" (By request) *Cadman*
Private First Class Sidney A. MCMULLEN, Soloist.

The Hymn No. 107. "I Love To Tell The Story"

The Morning Sermon "Scarecrows"
Regimental Chaplain H. R. TRUMP

The Hymn No. 212. "Blessed Assurance Jesus Is Mine"

The Offertory. "Adoration" *Borowski*

The Benediction.

★

"CONCERT"

COMBINED BANDS OF THE FOURTH U. S. MARINES AND THE U. S. AUGUSTA.

Bandmaster Sidney M. ZERAMBY, Conducting.

March "The Asiatic Fleet" *Zeramby*

Overture "Poet And Peasant" *Von Suppe*

Cornet Solo "Inflamatus" (From Stabat Mater) *Rossini*
First Musician S. EVANGELISTA, Soloist, accompanied by the Combined Bands.

Operatic Fantasia "Creme De La Creme" *Tobani*

Finale: Marines Hymn & The American National Anthem.

㉟

参加租界的仪仗活动——驻沪外军除参加租界的日常宗教仪典活动外,还参加上海的各类迎宾仪仗活动。1879 年 5 月美国卸任总统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1822～1885)偕妻、子一行在沪逗留期间,上海租界当局和上海地方政府作为城市主人进行接待时也都用到军乐仪仗队。如 5 月 21 日,“当格兰特乘坐专门为他定制的绿呢黄脚五鹤朝天之八人大轿”抵达地处租界的豫园萃秀堂时,就有军乐队“鼓乐升炮”。㊱

承担仪仗之职的不仅仅只是驻上海外军的军乐队和工部局管乐队,中国人自己的军乐队有时也担当送往迎来之职。如 1881 年 11 月末,英国皇孙爱尔伯(Prince Albert)、季遐起(Prince George)兄弟及其随从经日本来上海时,12 月 3 日上海道台刘瑞芬与上海县知县莫祥之等又在豫园萃秀堂内之仰山堂设宴招待。尽管是晚英皇孙和其他高级官员未出席,但迎宾的礼仪依旧,仰山堂外“并立沪军亲兵数十名,咸执洋枪迎迓,兼奏西乐,观者无数”。㊲张之洞编练的自强军在上海时,其军乐队也承担过类似迎来送往的仪仗之职,《申报》1898 年 4 月 20 日的报道就提到:“德亲王亨利率同德总领事施君及随员……命驾到北洋务局……亨利游屐所至,自强军乐队作乐以迎。”㊳

在上海的中国军乐队有时也和外军乐队一起承担仪仗之职,如 1907 年 10 月 8 日,美国陆军部长威廉姆·达夫提(William Howard Taft,1857～1930)抵沪访问。10 月 8 日下午四点,中国官绅在愚园举行欢迎仪式上,中国海军军乐队首先奏美国国歌。达夫提发表演说后,水师提督萨镇冰带领的海军乐队、工部局乐队和振华军乐队奏乐。在当晚寓沪美国人在礼查饭店(Astor House)举行的有 230 位中外嘉宾出席欢迎宴会上,亦有军乐队奏《哥

伦比亚友情》与《中国皇帝》。[39]

1893年11月17日上海租界当局为庆祝开埠五十年举办盛大庆典时，上海本地的乐队和在上海的外国军乐队更是积极地来奏乐助兴：

> 上午九时半，租界武装万国商团在黄浦滩会同英美德轮船水兵，荷枪拖炮，由军官前引后卫，一路奏乐。……另有两路游行队伍，一路由租界组织，从泥城桥开始，由租界救火队带领，外国商人、水手和乐队随后。队伍前面是青白色纸扎龙灯一条，继以用洋龙装成的旗灯，并立西童两名，身穿红衣，头戴铜帽，手持号角……西乐一班三十余人，西商五十余人，水手六十余人，随队歌唱欢呼。[40]

1898年4月初，在寓居上海各西商团每年例行的阅兵仪式上，"十五人沿途奏军乐，二十五人则伐鼓纵金喧天震地"。[41]1899年4月15日，"寓沪英国团练兵"集聚在外滩新海关前校阅时，"兵队三百余人随以军乐一班迤逦至大马路迤西泥城外赛马场阅兵"。[42]

到20世纪初，不仅寓居上海的外国军队不时以军乐助兴，驻扎在上海的日本军队也时常以军乐炫威。如1900年9月25日，"日本驻沪陆军在赛马场操演"完毕后，"绕行英租界大马路，先以军乐枪队，继之而以工程队殿其后，共约五百余人"。[43]

外国驻军外，到19世纪末，中国军队的军乐队也不时在上海奏乐。如在1897年5月，张之洞的自强军在上海吴淞口举行大阅操时就用到了军乐队，《申报》1897年5月3日的报道就提到"宾客相约出营门抵场边，实闻军乐悠扬。"[44]

除了庆典等喜庆场合外，军乐也用在悲哀的场合。在如在1894年9月26日下午为比利时驻上海总领事麦克思·戈贝尔(Max Goebel，1846～1894)举办的出殡仪式上，上海工部局管乐队吹奏的就是贝多芬《英雄交响曲》中的第二章《葬礼进行曲》和肖邦的《葬礼进行曲》。外国驻军被迫离华时，军乐也起到了镇定军心的功用。1941年12月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军团被迫撤离上海时，其军乐队就于11月28日在上海南京东路最后一次大游行时庄重奏乐(见下图)，之后不久黯然登上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战舰撤离上海。[45]



上海南京东路(1941年11月28日)

结　语

上海开埠后来沪造访的各国军舰及当地驻军的音乐活动是寓沪外侨的音乐活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早在19世纪50年代初，来上海造访的各国军舰的喜剧团和军乐队就已开始为外侨剧社演剧活动和寓沪外侨社交舞会提供音乐伴奏。此外，他们还单独举办音乐会、滑稽歌舞剧，并已将美国当时流行不久的演出形式——"黑面歌舞秀"——带到了上海。到1880年代，一些到上海造访的外国军舰不仅

举行专场音乐会,还通过音乐活动为各类慈善或公益活动募捐。就音乐曲目而言,来沪造访的各国军舰及当地驻军乐队给上海听众带来的不仅仅是仪仗进行曲、国歌、舞曲,也有大型的宗教仪式音乐、歌剧选曲、序曲等。特别是 20 世纪初来上海的德国舰军乐队,其所提供的音乐节目不仅包括通俗的舞曲和进行曲,也不乏德奥作曲家的经典作品。

驻扎在上海的外国军队所演奏的音乐虽以租界外侨为主要对象,但其演奏的曲目,特别是宗教仪式性音乐,并不只有租界的外侨社团可以欣赏到,中国的信众也得以耳闻目睹。早在 1860 年就有外国军乐的铜管乐队和中国儿童的唱诗班在同一场合出现的现象。1880 年代初期,中国新式军队的军乐队不仅“来沪奏技”,还“与沪地西乐班”同在上海跑马场献艺。20 世纪初,还有法国海军兵士来土山湾教孤儿们“吹奏军乐”的案例。到三四十年代,更有美军教堂“欢迎华人免费入座”聆听“高尚音乐”之举。

注释:

① 过去有关晚清西式军乐队的研究,主要的焦点在上海工部局乐队、天津袁世凯及张之洞自强军的乐队。此类研究著述,虽汗牛充栋,但就所用的原始资料来讲,仍未超过韩国鐄先生 20 世纪 80 年代的研究(见韩国鐄《中国现代军乐肇始初探》,载《音乐艺术》,1981 年第 3 期) 。近期的研究开始关注更早期李鸿章西洋乐队与天津英工部局军乐队的创设。见赵庆文、龙伟《也谈近代中国最早的军乐队》,载《音乐研究》,2014 年第 3 期,第 31 – 37 页; 梁茂春《“津门乐事”》,载《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4 年第 2 期,第 13 – 51 页。

② 目前所见有关西式军乐队在晚清寓华西侨社交娱乐生活中的功用的研究,几乎都聚焦北京赫德乐队的研究,但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仍未超过韩国鐄先生 20 世纪的研究(见韩国鐄《中国第一个西洋管弦乐队——北京赫德乐队》,载《音乐研究》,1990 年第 2 期,第 45 – 55 页) 。唯一的例外是林姿呈 2013 年 10 月提交给《2013 台湾音乐学论坛》(台湾大学 2013 年 10 月 19 日) 上的题为《晚清西式乐队新探: 李鸿章、天津英工部局、赫德与袁世凯乐队的起承转异》的会议论文。

③ *North China Herald* (May 26, 1855) . J. H. Haan, *The Sino-Western Miscellany*: *Being historical notes about foreign life in China. Vol. 1*, *Thalia and Terpsichore on the Yangtze*: *foreign theatre and music in Shanghai*, *1850 – 1865* (Amsterdam: [publisher not identified], 1993) , p. 34.

④ Margaret Mehl, *Not By Love Alone*: *The Violin in Japan*, *1850 – 2010* (Copenhagen: The Sound Book Press, 2014) . E-Book, no page number.

⑤ 见韩国鐄《斑鸠琴: 跨越时空与种族的美国民间乐器》,载《关渡音乐学刊》,第 19 期(2014 年 1 月) ,第 80 – 81 页。

⑥ *North China Herald*(May 7, 1853) . Haan, *The Sino-Western Miscellany*, p. 32.

⑦ John King Fairbank, Martha Henderson Coolidge, and Richard J. Smith, *H. B. Morse*, *Customs Commissioner and Historian of China* (Lexingtong, Kentuc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5) , p. 35.

⑧ *North China Herald*(May 8, 1858) . Haan, *The Sino-Western Miscellany*, p. 46.

⑨ *North China Herald*(February 19, 1859) . Haan, *The Sino-Western Miscellany*, p. 48.

⑩ *North China Herald* (March 17, 1860) . Haan, *The Sino-Western Miscellany*, p. 51.

⑪ “The Deutsher Konzert-Verein”, *North China Herald*(November 20, 1901) .

⑫ “The German Concert”, *North China Herald* (February 5, 1902) .

⑬ “The Deutsher Konzert-Verein”, *North China Herald*(March 19, 1903) .

⑭ *North China Herald*(October 10, 1857) . Haan, *The Sino-Western Miscellany*, pp. 8 ,41.

⑮ 《水手作乐》,载《申报》,1876 年 10 月 24 日。

⑯ *North China Herald* (October 2, 1858) . Haan, *The Sino-Western Miscellany*, p. 8.

⑰ *North China Herald*(January 18, 1881) .

⑱ “The Concert for the Yangtze Floods Relief

Fund", *North China Herald* (September 25, 1901) .

⑲ *North China Herald*(October 24, 1883) ; (October 31, 1883) .《西乐迭奏》,载《申报》,1883 年 11 月 3 日第 02 版。

⑳ *North China Herald*(November 7, 1883) .

㉑ *North China Herald* (September 22, 1883) ; (September 28, 1883) . 关于李鸿章天津水师学堂军乐队和该乐队 1883 年 9 月 22 日在天津"公共花园"及 1883 年 10 月 25 日在上海公共花园所演奏的曲目,梁茂春教授已有较详细的论述,参见《"津门乐事"》,载《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4 年第 2 期,第 46 – 51 页。

㉒ 张伟《西风东渐: 晚清民初上海艺文界》,台北秀威资讯科技公司,2013 年,第 54 页。

㉓ *North China Herald*(February 14, 1863) ; (May 27, 1865) . Haan, *The Sino-Western Miscellany*, pp. 54 – 55; 78.

㉔ *North China Herald*(June 24, 1865) . Haan, *The Sino-Western Miscellany*, p. 79.

㉕ *North China Herald* (May 25, 1864; July 2, 1864) . Haan, *The Sino-Western Miscellany*, p. 64.

㉖ J. H. Haan, "Thalia and Terpsichore on the Yangtze: A Survey of Foreign Theatre and Music in Shanghai 1850 – 1865",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29 (1989) : 171.

㉗ 关于 F. M. V. Massé,见 Ernest Markham Lee, *The Story of Opera* (London: The Walter Scott Publishing Co., 1909) , p. 237.

㉘ *North China Herald*(March 16, 1861; March 23, 1861; March 30, 1861) . Haan, *The Sino-Western Miscellany*, pp. 51 – 52.

㉙ "Concert at the Masonic Hall", *North China Herald*(November 18, 1880) .

㉚ Donald LeRoy Versaw, "Fourth Marines Band: 'Last China Band'", http: //lastchinaband. com/photos_band. htm. Accessed: 2016 – 07 – 09

㉛ 史式徽《江南传教史》卷一,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年,第 307 页。

㉜ 史式徽《江南传教史》卷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年,第 82 页。

㉝ *Shanghai by Night and Day*(Shanghai: Shanghai Mercury, 1902) , pp. 17 – 19.

㉞ Donald LeRoy Versaw, "Fourth Marines Band: 'Last China Band'", http: //lastchinaband. com/photos_band. htm. Accessed: 2016 – 07 – 09

㉟ 以上节目单及音乐会报道均来自 Donald LeRoy Versaw, "The last China band". http: //lastchinaband. com/photos band. htm. Accessed: 2016 – 07 – 09.

㊱ 熊月之《待客之道: 从外事活动看近代上海华界与租界关系》,载《学术月刊》,2004 年第 7 期,第 53 页。

㊲《请宴续闻》《皇孙来沪》,载《申报》,1881 年 12 月 4 日。转引自熊月之《待客之道: 从外事活动看近代上海华界与租界关系》,载《学术月刊》,2004 年第 7 期,第 51 页。"The British Princes", The North China Herald (December 6, 1881) .

㊳《德藩游沪记二》,载《申报》,1898 年 4 月 20 日第 02 版。

㊴ 熊月之《待客之道: 从外事活动看近代上海华界与租界关系》,载《学术月刊》,2004 年第 7 期,第 54 页。

㊵ 王敏《从开埠五十年庆典看上海华洋关系》,载《二十一世纪》,2004 年 12 月号第 30、31 页。*The Jubilee of Shanghai, 1843 – 1893: Shanghai Past and Present and a full account of the proceedings on the 17th and 18th November, 1893* (Shanghai: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93) , pp. 37 – 42.

㊶《西人蒐军记》,载《申报》,1898 年 4 月 2 日第 03 版。

㊷《校阅团练》,载《申报》,1899 年 4 月 16 日第 03 版。

㊸《日军操演》,载《申报》,1900 年 9 月 26 日第 03 版。

㊹《观自强军合操记》,载《申报》,1897 年 5 月 3 日第 02 版。

㊺ Donald LeRoy Versaw, "The last China band". http: //lastchinaband. com/photos _ band. htm. Accessed: 2016 – 07 – 09.

历史·传统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in the Evolution of Qin Pieces – The Case of *Guang-ling-san* / **Bell Yung**(84)

Generally speaking, everything is pushed forward with the times. There is no exception to music, i. e. , the past influences the present, and in turn the present influences the future, as the case of the *qin* piece *Guang-ling-san*. However, the present can also influence the past. This paper starts from examining the definitions of history, and explores how it can be so with the case of this piece in its process called *dapu* , i. e. the transcription of its tablature into modern notation for performance.

Outlines of the Musical Events of the Shanghai Foreign Immigrant Community in theLate Qing Dynasty (1843 – 1911) (III) – The Cases of Foreign Visiting Warships and Local Garrisons / **GONG Hongyu** (93)

With first-hand material such as Western language journals, concert programs and photos, the writer aims to describe the composition of Shanghai foreign military bands, the forms and repertoires of performance and the influences thy produced. In addition, the function of the Shanghai Westerners' bands in the late Qin dynasty s also explored.

Analysis/Research

Academic Influencefrom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Music Aesthetics / **YANG Heping**(104)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cademic influence from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music aesthetics, by employing the statistics of literature based on CNKI and JSTOR retrieval, the essay makes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the figures of its publication, its translation versions for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 condition of its quotations (including their attributed disciplines, authors and institutes) , in order to objectively evaluate this influence of the subject in question.

Mendelssohn's Violin Concerto in e minor: Text,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 **YANG Jian**(117)

Huge number of scores, audios and written materials have been distributed on the web and in publications alike. However, this popular concert item has been seemingly ignored by the academic attention for quite long.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arouse the interest in it by focusing on its context, text, form, conception and performing techniques like tempo, bowing and fingering.

Study of the Harmonyas Reflected in Zhou Xianglin's *Tianma* (Heaven Horse) / **JIANGZhiguo**(129)

This work's pitch system is constructed out of Kazakh folk songs. The article, with modality, chords, melody-chords relations, harmony, and tonality involved, analyzes this pitch system, especially its harmony, which features modern composing technique.

Translation/Interpretation

Imagining Music / **Nicholas Cook, tr. YANG Danhe**(145)

This is a key note speechon the conference topic "Music and Imagination" by Nicholas Cook at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Interdisciplinary Musicology held by the Shanghai Conservatory in November 2015. He started from Beethoven's sketches, comparing them with design drafts in architecture, then extending to the function of visual image in creative imagination. In that way, a series of important issues are involved, such as the "translation" among different senses inspired by creative imagination, the notation's reaction on compositi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reators and their works, and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creative imagination.